

诗路花语

扇贝协会

■ 臧棣

人海和大海共用茫茫，
却不见一条海平线。
哦，蔚蓝的眼力。你以我为
走失在茫茫人海中的同类，
你用冰冻的肉身寻找
我的沉默。在我张开的嘴中，
有一对只有你能认出的壳：
敏感于左边时，低潮更适于
过滤心灵的藻类；主动于右边时，
高潮可用来温习平衡木和海底的
钟声。
小小的磷光不仓促生命之短，
并聆听浮游生物一再将我们
衬托为柔軟的知己。我们的矛盾
很鲜美，
仿佛是为了突出一种互补——
我的活力源于我必须尽可能地开
放自己，
你的活力则表现在你随时都能
紧紧闭合一个自我。你绝不会因
那试探

溯溪

■ 骆家

万龙湖并非只是世外桃源
风、水结为江湖密友，飞鸟不现
鱼群游走他乡，再难听到欸乃之声
旱季的确需要一些枯枝败叶

远是近的背影
只有突兀的石头和机杼的扁舟浮现
不由分说，切开的水线荡漾开去
那些密匝匝的棕榈树取代初冬的
色彩

流水不腐，而听懂的人远在天边
是渐渐远去的，荷色的窗帘遮蔽视线
疏密的树杈拂走了夜

无法像海一样随时落得一马平川
溯溪每天都在长途跋涉地寻觅
而不管是谁的影子掠过，白鹭都会
惊起

沁园春·五指山

■ 陈健春

五指擎天，气魄豪雄，南海之巅。
看巨灵伸臂，云卷碧浪；
跛峰倒海，掌托苍苔；
踱步仙桥，渔帆远影，
瑰丽峥嵘竞万千。
任凭我，听林涛鸟语，万壑狂歌。

醉了烂漫无端，
风雨怒，银河泻宇寰。
叹激流湍急，马奔琴韵；
湖平如镜，凤舞龙盘。
古木参天，险崖峭壁，
越过迢迢闲处还。
黎家傲，有琼楼玉宇，水满人间。

七律·游海口石山火山群感吟

■ 陈奋

踏露风炉天际开，
群峰隐现雾烟埃。
生怜节物临枯井，
寻得神仙聚紫台。
田稻翻云缘畔去，
山花照眼抱轩来。
民丰时泰新图画，
揽秀琼州展壮怀。

(风炉：指海口市石山镇风炉岭。)

暮色

■ 陈不晚

暮色，是一支归乡的小曲
我们的一生都在归乡的途中

在时间一般强大、永恒的天空下
我们的路途是一株矮小的树
看似静止，却是暗自在向上

向上
在树心搭建一圈圆旋转而上的阶梯

向上
不是去奔赴一场夕阳的黑暗落幕
而是去迎接一轮明月的荣光新生

冷暖人间

■ 颜小烟

父亲经常受伤，大大小小的伤口在他身上随处可见。我不知道那些伤口他是怎么造成的，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他几乎已经习惯了伤不离身。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在老屋门前的莲雾树下等父亲回家吃饭。远远就望见父亲一瘸一拐的身影，他全然没有了往日迅疾的作风，只能在晚风中缓慢地走着。他的左脚已经绑上染血的布条，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渗透。我飞奔过去，他笑着说没事，只是被沉船的铁钉扎进了脚底。

第一次见到这样血肉模糊的伤口，我有点担心父亲对伤痛云淡风轻的处理方式。父亲随手把衣服一挽，我才发现，疤痕像星星一样撒在他的身上。有的是被树枝戳进肉里留下的，有的是不小心被刀踹到留下的，有的是磕到尖尖的石头上留下的……我听奶奶说过父亲悲惨的童年遭遇。饥荒年月出生的他，为了填饱肚子，总是免不了磕磕碰碰，从小就对伤痛习以为常了。或许正是这样一种对伤痛的习以为常，父亲受伤的几率更是比别人高出好几十倍。

最惨烈的一次是父亲爬到树上摘莲雾，结果树枝折断，父亲从高高的树上直接摔下，摔到树下凌乱的石头堆

岁月里盛开的花

上。母亲闻讯赶来，在众人的帮助下急忙把父亲送去了医院。忙乱之中，我被堵在人群之外，直到人群散去，我才看到地上那一滩醒目的血。那段日子，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常常会做梦，梦见各种各样的伤口像花一样开在父亲的身上。一觉醒来，我总是大汗淋漓地想起那一滩触目惊心的血。漫漫的童年时光，那滩血几乎成了我所有的恶梦来源。

直到十岁那一年，一场不大不小的车祸把伤口从我身上撕开，我才知道父亲并不是对所有的伤痛都习以为常。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带着我寻医问药，不让我吃这，不让我吃那，留下疤痕成了一件让他非常痛恨的事。仿佛只是一夜之间，父亲便不再轻易受伤了，他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傲然挺立在我的面前，为我在暗夜裡撑起了一片晴天。

毕业后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的耳朵后莫名长了一个“粉瘤”，本以为是小问题，父亲便带我到小诊所处理。结果由于处理不干净，反反复复，父亲只好带着我在海口、三亚四处跑医院。经过几次折腾，“粉瘤”切除了，我的耳后却留下了一个漩渦状的小疤痕。每次不小心碰到这个小伤疤，我都会想起父亲那焦虑的面容，以及在七月流火的天气里，他急切穿过街头的身影。

父亲有哮喘病，常年药不离身。在他的房间里，出现最多的东西就是药瓶子。由于长期吃药，他的脸上总是浮肿。随着年纪的增大，他越来越脆弱，精神常常处在紧张状态。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焦躁不安。有时候，我会怀念那个让我帮他捶背的父亲，肩涂上红花油，背上贴着膏药，身上的疤痕星星点点，对伤痛总是表现得熟视无睹。

但岁月无声流逝，父亲渐渐老成了我们心里的孩子，有些疤痕再也不敢轻易让他知晓了。

去医院切大腿上的“脂肪瘤”时，是瞒着父亲的。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后，阳光从玻璃窗上照下来，整个手术室沉浸在一片白晃晃的光中。四周一片安静，只听见心脏怦怦怦的跳动声。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想：又要留下一道疤痕了，像身体上盛开的又一朵花。那些看着父亲受伤的岁月和自己体会疼痛的感觉一下子交织在了一起。活在世上，每天都有人在受伤，每天都有人在往自己的生命幕布绣上崭新的花朵。

父亲其实还未老，他却已经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再受伤了。他的话越来越少，吃药的种类却越来越多。每次回家，他只是陪我们简单地聊几句家常，便躲到房间里睡觉。他像一只疲惫的螃蟹，躲在自己的洞穴里，吃药、睡觉，



卷起千堆雪（油画）

吴楚夏作

浮世绘影

老戏迷

■ 马仲川

守着这方美丽的家园。

我蹲下身去，拨开那方覆盖岁月的荒草，回想那些逝去的时光，不禁老泪纵横……

一九六九年五六月间，我由于饥饿得了浮肿病，医生嘱我用椰子煮黄豆吃。当我把医生的话告诉母亲时，她先是高兴，后又皱起眉头说，椰子树是生产队里的，到哪里去要椰子呢？正当母亲为找椰子急得团团转时，正巧我们的老队长到公社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决定把椰子岛开垦出来造大寨田。老队长说，凡是参加开荒的社员每人每天补助一个椰子作为午餐。母亲喜出望外，不顾体弱多病，天天蹬着齐胸深的河水上岛开荒，别的社员都在工地上把椰子吃了充饥。惟独母亲舍不得吃，天天忍着辘辘饥肠，把一个个椰子提回来给我煮黄豆吃。

半个多月过去了，我的浮肿病日渐消退，但母亲终因抵挡不住饥饿和疾病的折腾，最后一天晕倒在她亲手开垦出的土地上，再也起不来了，肩上还扛着她握过十几年的那把锄头，右手仍紧握着一个准备提回家的红椰子……

料理母亲的后事后，我走上椰子岛，亲眼目睹一棵棵高大挺拔的椰子树应声倒地，霎时心情难过了极点。回家后便立即提笔向县委书记写信反映队里毁椰子树开荒的事。

信发出后，不到两天时间，县委书记就来到了椰子岛，我自告奋勇带他一看看了乱七八糟躺在泥水中的椰子树，我看见他的表情很痛苦，就不再带他往下看了。而老队长以为县委书记是来参观的，便喜气洋洋地走向书记汇报开荒造田的事。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县委书记板起脸孔批评他说，椰子是海南的特产，怎么能毁椰林开荒呢。然后又责成要重新栽上椰子苗，并要多种扩种。

第二天，老队长发动全队社员上岛栽植椰子苗，我也强忍丧母的巨大悲痛，跟着老队长上了椰子岛，一连栽了二十七株，算是为母亲偿还她生前对椰子岛欠下的“债”。

海南设立国际旅游岛后，县里迅速落实了林权责任制，谁种归谁，椰子岛的椰树发展得更快了。不但岛上的每一片空地都种上了椰子苗，而且椰子岛四周的土排溪，下排溪，神塘岭，水口港海滨也全都种上了椰子树，仿佛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椰子世界。不管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它总是那样滴翠流青，成了国际旅游岛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源源不断地为过往行人送去清凉和甘爽。

雷打不动。所有人的生活，所有生命中有趣的事，仿佛都与他无关。我们带他寻医问药，带他遍访名医，做着各种各样的检查，依然解除不了他对眩晕的恐慌。

很多次，望着父亲在晚风中越来越孱弱的身影，太多的无能为力停放在心口。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让小时候父亲递给我的温暖回递给他，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让他坚强勇敢地面对生活。小的时候，我常常祈祷父亲不要再受伤，我害怕那种鲜血淋漓的场景。可是现在，我多么渴望那个敢于受伤、敢于疼痛的父亲，能够再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站在时光的渡口，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个站补渔网的父亲不知怎么被剪刀剪到了手；那个给我制作笛子的父亲又不小心被小刀扎出了血；那个在庭院里拉二胡的父亲手上还缠着绷带……

很深的暮色落了下来，父亲吹着轻快的口琴，引领着小小的我在晚风中翩翩起舞。突然，脚下滑，我重重摔了一跤。膝盖磕到碎石子上，留下了几道小小的伤口。父亲放下口琴，扶起我，笑着说，别怕，这里多像开了一朵美丽的小花。

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这句话却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每次受伤的时候，就仿佛命运在我身上种下了一朵盛开的花！

我们镇位于海南东部琼文线上，镇周围有东排村、西排村、南排村和北排村4个村庄，散居着一批琼剧老戏迷，年纪都在六七十岁左右，人数大约有五六十人。他们经常相约到镇上聚集，互称老哥老姐老弟老妹，看戏评戏，喝茶聊天，很有几分悠然自得，也成几分气候。村里人都知道，在长长的岁月里，这些老戏迷从青年到中年，再到今天步入人生的夕阳黄昏，一生都离不开琼剧，他们是真正的“海南琼剧铁杆观众”。镇上有演出，他们相邀赶来观看；平时在家里就播放琼剧唱片或录像光盘欣赏；有的还亲自做示范，一字一句、一板一腔教儿子女儿媳妇、孙子孙女学唱琼剧，说这是我们海南文化的根。说句良心话，在海南琼剧发展进程中，如果没有一批批戏迷和众多的琼剧爱好者（也包括旅居海外的海南侨胞戏迷），一代代传承启后，薪火相传，海南琼剧也许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东排村有个田大伯，如今快奔古稀之年了。这老头看了大半辈子戏，看后点评精彩，令业内人士惊叹。他自己说：“刀子磨久了，自然也会发光。”听说，他年轻时好戏如命，经常一个人骑自行车奔百里到海口看戏。那次，他有幸在海口戏院看了广东琼剧院陈华和王英蓉主演的名剧《张文秀》，激动得边看边热泪盈眶。回来后，他逢人就说：“我在海口看了陈华和王英蓉唱戏了！”脸上神情颇为自豪和幸福。

还听说，那年省里在镇上举办东部市县琼剧调演，他和老戏迷们高高兴兴地观看了琼山班的首场演出。第二天在茶楼和老戏迷们喝茶，西排村的周大妈提议说，还是请我们的戏迷权威田大哥，为大家点评昨晚那台戏吧。这老头生性耿直，不送钱，不送礼，你只要给他一两句好话鼓动，他就来真的了。只见他呷了一口茶，站起来就开腔。他首先肯定昨晚的演出很成功。接着话题切入主角的技艺。他说，好的配角能把主角抬起来，差的配角能把主角压下去，这里边有功夫，也有戏德，主角好，配角也好，这戏就演活了。昨晚的戏，主角配角都演得好。

去年春季，我们东部民间“公期”（悼念先人的文化习俗）活动拉开了序幕。镇文化站应当地群众的要求，决定“绑戏”（即定戏）到镇上热闹热闹。

那几天，文化站长早出晚归，忙着往外跑，跑文昌，跑定安，跑海口，终于带回了好消息：文昌班和定安班安排下周各演一场；明天下午迎接省琼剧院送戏下乡，明晚在镇上免费为广大群众演出大型历史琼剧《海瑞》。这真是喜从天降！消息传开，乡亲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老戏迷们得知消息，兴奋地说，海瑞是我们海南人，一生为官清廉，体察民情，百姓拥戴。我们早就盼望看这出戏了。

第二天早上，文化站长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带领的青年志愿者在剧院门前与老戏迷们相遇。他定神一看，东排、西排、南排、北排四个村子的老戏迷都来了，田大伯和周大妈正领着大家动手打扫剧院门前的卫生。站长心头一热，赶紧跑过去劝阻，说打扫卫生有青年志愿者就行了，不劳累你们老人家。田大伯按捺不住，他边打边对大家说，我们是老了，也做不成什么大事，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约好赶来，大家一起动手清一清，扫一扫，干干净净迎接客人，也算给我们镇上争脸。

文化站长心里一阵感激，也知道拗不过这些老戏迷，只好作罢。快到中午11点，剧院前前后后，镇上马路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时，文化站长从剧院出来，告诉老戏迷们一件意想不到的美事：剧院给老戏迷们留下前排60个座位，让大家晚上好好看这台戏。

煮海凿浪

凿剔《明星之爱》

■ 陈东东

就像它的译者张媛媛在“译后记”里说的那样，“爱”在《明星之爱》这本书里只是个大而化之的词。作者米歇尔·芒梭用访谈聚焦的、特写方式地展示给读者的，是那些“明星”更突出的方面。她的提问有时，不，常常，不止于镜头般的凝视，而是从镜头般的凝视里突然弹出雕刻之刀，凿剔她的石料——那些明星们身上多余的包装和不必要的伪饰，揭示真相，把他们重新塑造。那会是同一个而又另一个明星，米歇尔·芒梭让你重新去看待的明星。

她说，“公众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令人兴奋也令人筋疲力尽的神秘力量”。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弗朗索瓦·萨冈，歌者芭芭拉·吉列日·甘斯布尔，演员伊莎贝拉·阿佳妮、卡特琳娜·德纳芙、克吕什·莎明·斯通，电影导演伍迪·艾伦，时装设计师伊夫·圣·罗兰……“他们有着让人感动或让人受不了的大胆，因为他们不掩饰想要活得更好、更强的迫切愿望。”他们实在都是些生活舞台上的大演员，米歇尔·芒梭则在书中借着回忆自己的母亲——她所崇拜的第一个明星，称许他们是“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的那个‘一方面接近妓女，另一方面接近诗人’的女演员。”

这种称许让我想到了近来从别处读到的两句话。一句话出自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之口：“妓女有什么不好？只要她足够高级。”是啊，无论什么，只要它足够高级，它就不再是别的什么了，只能以“高级”名之！米歇尔·芒梭选定的明星们个个都足够高级，以至于个个都更接近诗人。而关于诗人，影评人大卫·丹比说了这么一句话：“诗人也许在将自己创造成一个人物”。明星们为公众也为自己扮演的的那个人物如此高级，看上去竟然全知全能而又极富人情味的神祇，而且充满了理想或浪漫的诗意。那是由明星们自我创造和完成的吗？那还真少不了像米歇尔·芒梭这样的明星崇拜者和她为之工作的像《玛丽·克萊尔》这一类媒体的功劳。

有意思的是，对明星人物的访谈，也把访问者米歇尔·芒梭自己塑造成了一位明星。将其凿剔的刀斧，正是她那恐怕大而化之的“明星之爱”。她告诉我们，“采访是一件意味着诱惑和征服的事情。”在明星们面前，米歇尔·芒梭的提问总是那么精确，光彩照人，往往超乎明星们个性鲜明、时而惊讶世俗的回答。明星们像一面面明镜，将她反映在她聚焦明星的凝视之眼。这种相互映照和相互塑造保证了这本有可能散漫无边的访谈录获得成功，使之真的有了焦点，内倾和聚拢为一本像样的书。

“艺术家被某种超越他们的东西穿透了。”米歇尔·芒梭愿意把明星们全看作艺术家，作为其中一员，她接着说：“这‘某种东西’就是我与这本集子里的艺术家们一起寻找的东西。”

心香一瓣

茉莉花茶里的心情

■ 林燕

在网上看到一些很精致的花草茶，实在喜欢。于是买了三盒不同的花草茶回来，拿到办公室里泡茶。上班的时候可以慢慢喝。第一盒是茉莉花，有着完整的花瓣，晒干的白色花骨朵很轻，拿起来的时候，我很担心会弄碎了花骨朵。不过显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花瓣保存得很好。将几朵茉莉花放到茶壶里后，拿刚煮开的开水来泡，待花朵在水里慢慢的展开，一朵一朵的花儿又重新焕发出了新姿，有淡淡的清香从茶壶里飘逸出来，一屋子清淡新香的味道在弥漫。

同事们也很喜欢花茶，他们买来了冰糖，教我添放在茉莉花茶里。我平日里喜欢吃甜的东西，但是喝茶时是不加大糖的。这回，也学着他们加糖进去，喝起来清淡的茶味尚留在唇齿间，而那种清甜却已滑入心窝里。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这些时间，因为数据补录业务量太多，一个人总是忙不过来。上班总是紧张兮兮的，身体也有一些的不适，让我偶尔会有些晕眩。紧张的工作不至于会让我的精神崩溃，但是，我的心情却会时时陷入低谷。而这茶，似乎是来温暖我的吧。在我疲惫、忧郁、不想说话的时候，轻轻地抚慰着我一颗敏感的心。

想来，人的一生，何尝不是一杯茶？年幼的时候，在广袤的天地里采集天地之精华，在生命盛美的时刻收敛起锋芒，在悠悠岁月里蛰伏，在众多茶叶里安静从容地等待，及至在一杯清澈的清泉水中展示她的新生，在合适的水温里悠悠地释放自己的味道。只是我们单薄的一生，有几人真能做到如茶叶般在喧嚣的尘世里不媚俗，甘于寂寞，独守清欢，在芸芸众生里作最真实的自己。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地等到那杯清澈的泉水，等到那刚刚好的水温，任我们自由地挥发生生韵味。我们这一生，不是被错过，就是已经错过了；不是被辜负，就是已经辜负了。在一低头一抬头之间，但见千树万树梨花开，未转身已凋零。唯余一杯寂寥的心情，在掌间，在似暖未暖之间，清扬。

游走在人世间，凡事我们总是爱追问结果，殊不知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只有过程，没有目的地。

茶叶有千种，人生亦百味。我们需要准备的，不是昂贵的茶，而是一颗悠闲从容喝茶的心情。我准备好了吗？

投稿邮箱
hnrwbx@163.com